

VOICE

號刊

V 世代

我們都生於這個世代
我們是夢的天行者
還是不思進取的社會悲哀？

2009年3月號



主編
岑詠欣

副編
周昭慧

封面設計
謝殷正

撰文
林潤華
閔睿哲
江先灝
陳穎欣
岑詠欣
周昭慧

校對
林潤華
謝殷正
簡玫珊

鳴謝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楊秉基先生
楊森博士
陳婉瑩教授

編者的話

你知道嗎？我與你也屬於Y世代。

早前看了鍾鏘集的「Y世代」，發現原來社會上有一群人，他們的年紀可能只是大我們少許，但已經創業或「跳槽」了很多次，別人批評他們不安於現狀，作一些高風險低回報的事；但他們堅持年輕人有的是青春，有的是理想，有的是滿腔的熱誠，為何不趁著年輕力壯時創一番事業呢？你可以說他們很傻很天真，不懂世途險惡，但他們背後的故事，你又知多少呢？今期VOICE邀請了好戲量劇團總監楊秉基先生接受訪問，想知道年僅三十出頭的他如何堅持於劇界的發展，就請揭下去繼續閱讀。

今期VOICE亦新增教授專訪，我們邀請了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陳婉瑩教授及於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任教的楊森博士接受訪問，讓我們更了解港大新聞系的發展及社會工作者的前景。

人是很主觀的動物，不同人對事物都有不同的見解。我不知道今期VOICE是否合你的口味，但我們今次嘗試跳出傳統框框，把VOICE打造成一本雜誌，一本有社會上各階層、有你與我的聲音的一本優閒雜誌。請嘗試用心閱讀內裏的故事，希望你感受到除了是來自社會上的呼喚，也能感受到我們一班籌辦VOICE的幹事們的心意及對本會有更深的認識。

岑詠欣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二零零九年度出版秘書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地址：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梁詠瑤樓LG111
電話：(+852)25403757
電郵：ssshkusu@hku.hk
網址：<http://www.hkuhk/ssshkusu>



目錄



07 我在走我的路 楊秉基

封面故事—Y世代

你有幾Y?	03
從社會學及心理學看Y世代	04
劈炮吾撈	06
我在走我的路 楊秉基	07
Y世代的黑暗面	11
Our Society is Changing (In the workplace)	12
面對金融海嘯……	13
後記	13

院務消息 14

教授專訪

楊森博士	16
Professor Ying Chan	18

好書推介

Not Quite the Diplomat: Home Truths about World Affairs	20
--	----

會務

三蛇架構	22
三蛇福利	23
活動花絮	24

Our Voice 26



Y世代是美國的一個世代名稱，由於出生年期在X世代之後，所以被稱為Y世代。由於對Y世代時期的定義各有不同，所以筆者便以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定為Y世代，亦即是說，你與筆者也是Y世代的一份子。

Y世代跟X世代、甚或以往的世代都不同。

你，又是否認同自己是Y世代的一份子？

你，又屬於哪類型的Y世代呢？

又或者，你，是否依然停留在X世代的階段？

你有幾Y?

Winnie

第二代香港人於戰後的嬰兒潮出生，是X世代的先鋒。身處在一個充滿競爭力的社會，若要出人頭地，就勢必要在學業和事業創一番成就，權力的普戀者正是他們的寫照。

第一代香港人由於多數不是本土出生，上經歷戰亂，深知要建立事業家庭並不容易，所以他們每天有面對最壞情況的打算；這群人安分守己，只望給予家人一個安穩的家。

第四代香港人正是Y世代，

他們在物質充裕的社會裏成長，經濟負擔較輕，不再是「為工作而活」(Live for work)，而是「為生活才工作」(Work to live)，活在當下正是他們的左右銘，希望發展自己的興趣和所長，尋求自己的定位，渴望在社會裏發聲。科技進步，Blog、MSN和Facebook已經成為彼此溝通常用的媒介。早前筆者便接受了某間由年輕人創辦的甜品屋在Facebook裏的邀請，成為其組別的支持者；這幾年，更有不少在網絡裏打出名堂的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先後在市面推出其著作，成為作家及繪本家。此外，Y世代較少太計較收入多寡，執著的反是發展機會多與少。

第三代香港人是X世代的尾班車，經歷四事件和中英談判，政治取向也有所改變，不再盲目相信政黨，面對社會轉型和科技進步，他們開始反省自己的工作取向，也促使Y世代的誕生。

參考資料：

呂大樂「四代香港人」(2007年6月)

「Y世代」鏗鏘集(2008年11月10日)

從社會學及心

X世代及Y世代對生活各有不同追求，當中涉及的並不是個體之間的差異，而是整代人的不同，可見這並非偶然發生的轉變。若要探究這些微妙的轉變，則需要綜合當時的社會現況及時代的特點配合社會科學中各學科的知識及理論。以下筆者嘗試從心理學及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探討Y世代的形成。

從社會學角度看Y世代的形成

社會學主要從宏觀及微觀的角度探討社會與人之間的互相影響。我們都生活於社會當中，受到各種無形的力量(social forces)所影響，因此我們難以「獨善其身」，必須作出不同程度的轉變及調整以迎合社會的變遷。根據米爾斯(C.Wright Mills)提出的「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個體與整個社會結構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們必須充份認識自己身處的時代及其社會風氣，才能瞭解自己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現今社會孕育出的Y世代，深受「社教化」(socialization)的影響。社教化一般是指人學習社會的文化，包括社會規範、習俗、價值觀、角色分配，以及尋求自我定位的一個過程。通過四個主要的媒介(socializing agents)，包括家庭、學校、朋輩及大眾媒體，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社會上每一個個體。而正正就是這些媒介於近年有所轉變，才會令Y世代誕生，當中尤以家庭及學校的影響最為明顯。先談家庭，Y世代年輕人大多在父母的計劃生育下出生，兄弟姊妹比上一代少，他們從小享受更多父母的關愛和重視，因而發展出較強的自我價值，並將家庭給他們的重視帶到職場上，期望公司重視他們的存在價值。他們尋求的不再局限於金錢、名利，而是受到重視的滿足感及發揮空間。至於學校方面，近年社會提倡多元化的教學制度，著重通識教育，學生所接觸的不再局限於文理商等傳統科目，鼓勵學生學習不同學科，例如美術、設計、演藝等。有別於傳統單向式的講授，近代教育鼓勵老師引導學生多作批判性思考及發表己見，加強教與學之間的互動。這一切一切，都令Y世代的學生敢於挑戰傳統及勇於表達己見，渴望在社會裏發聲。綜合這些社會現況，可見Y世代的出現絕非偶然，而是整個社會大勢促使其誕生。

References:

- Macionis, J. J. (2006) *Society: the basics*, N. J.: Pearson Prentice Hall
- Gazzaniga, M. S., Heatherton, T. F. (2006) *Psychological Science*, New York: W. W. Norton

理學看Y世代

Donald

從心理學角度看Y世代的形成

美國著名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Need-hierarchy theory)指出人的成長路向及行為主要建基於人的內在動機，而動機則會受到不同層次及性質的需求所影響，當中主要分五個層次，由下至上分別是生理需求(例如食物、水、空氣、性慾)、安全需求(例如人身安全、安定的居所、免於危險及威脅)、社交需求(例如友誼、愛情及隸屬)、尊重需求(例如成就、名聲、地位)及自我實現需求(人性最高境界的追求)。馬斯洛指出人必需先滿足較低層次的需求，才会有追求更高層次需求的動機。這些動機均影響著人長遠的性格發展。

X世代生於戰後，經濟剛起飛，他們當中有不少仍需要為一個安定舒適的居所及三餐溫飽而努力，養妻活兒可說是當代人的首要目標。由此，可見他們仍停留於追求安全甚至生理需求的層面，故很難產生追求更高層次的動機。部份已滿足這些需要的人則會進一步追求第三(社交需求)甚至第四層次(尊重需求)，例如他們會努力工作力爭上游以提升自己於社會地位及名譽。由此可見，於前文曾提及X世代大都熱衷爭名逐利，就是因為心理需求從而引發動機所致。

至於生活在物質充裕的社會的Y世代，即使生於窮困家庭，在政府及各大社福機構的援助下也不至於要為三餐一宿而煩惱，普遍衣食無憂。對主流Y世代來說，首兩個層次的需求已獲得滿足，甚至社交需求來說亦不是問題，故此他們有更高層次的需求。他們當中有些會效法上一代力爭上游，務求名利雙收，可見他們追求的需要仍止於尊重需求的層次。然而，當中亦有些不滿足於此，並嘗試追求一些他們眼中更重要的事物，例如個人興趣的發展、藝術、潮流、優質生活、科技，以求達致他們眼中的真善美。推動他們的動機，正是由自我實現需求所引發。於旁人眼中，他們也許在埋首著一些不切實際的事，但自我實現的標準正是主觀、難以量度，甚至虛無飄渺，因此Y世代往往被上一代評為不務正業，欠缺工作動力。然而，這只是因為不同年代的人對事物有不同的需要，從而產生不同的動機罷了。以一代人的需要及準則去衡量另一代人，似乎有欠公允。

當上一代批評Y世代自我、不循規蹈矩之際，有否想過這其實是時代巨輪下一個無可避免的產物？當他們因Y世代的負面特質而痛心疾首時，不知又有否想過，他們每一位都是「兇手」之一？

真正要做到劈炮「吾」撈，實現自己的理想，
背後有否東西要準備？

穩守突擊，靜待時機

本來任職大公司管理層的Celia，她深明自己經不起辦公室的人事糾紛，於是決定創業做老闆。但做什麼生意好呢？喜歡旅遊和搜集手工藝品的她，決定開設一間售賣世界各地手工藝品的店鋪。完成每一樁生意後，她必鞏固客源的聯絡方法，以全職自由作家，將自己的遊歷體驗著作成書。如此成功，是因為她懂得何時適合劈炮，及後如何「吾」撈。

儲蓄有限，又想「吾」撈

三十出頭的Wesly深知一日打工，一日也不可冇控制權。既然職場上毫無保障，倒不如靠自己的儲蓄創業。Wesly從事的是網絡工程，手頭上的儲蓄只夠他租用辦公室，唯有不斷「cold call」，以低價吸納新客源，打開商機。適當的用錢之道，使他的生意漸漸走上軌道。要加入這個遊戲，就需清楚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錢，不單是本身的料子有多高，而是實質上資本有多少。

理想大晒？

二十八歲的Denise本是精算師，受上司的賞識，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她不滿足，因為人生裏只得一大堆數字實在是太乏味了。因著一段宣於明會在落後國家事工的片段，她決定放棄高薪厚職，去做只有從前薪金六成的宣明會項目官員，幫助落後國家發展。你可以說她傻，但她就是可以說服父母，那份工作是足以養活自己的。理想不是「大晒」，但若你能以理想去維持生計，那麼，理想可以是「大晒」的。

參考資料：
岑皓軒 劈炮吾撈 (2007年12月)

註：
本報曾刊載，
題目為「
劈炮「吾」撈」



Winnie

拍平凡 變動場

人人其實有個願望

知回頭 曾是岸

仍已然投入去這巨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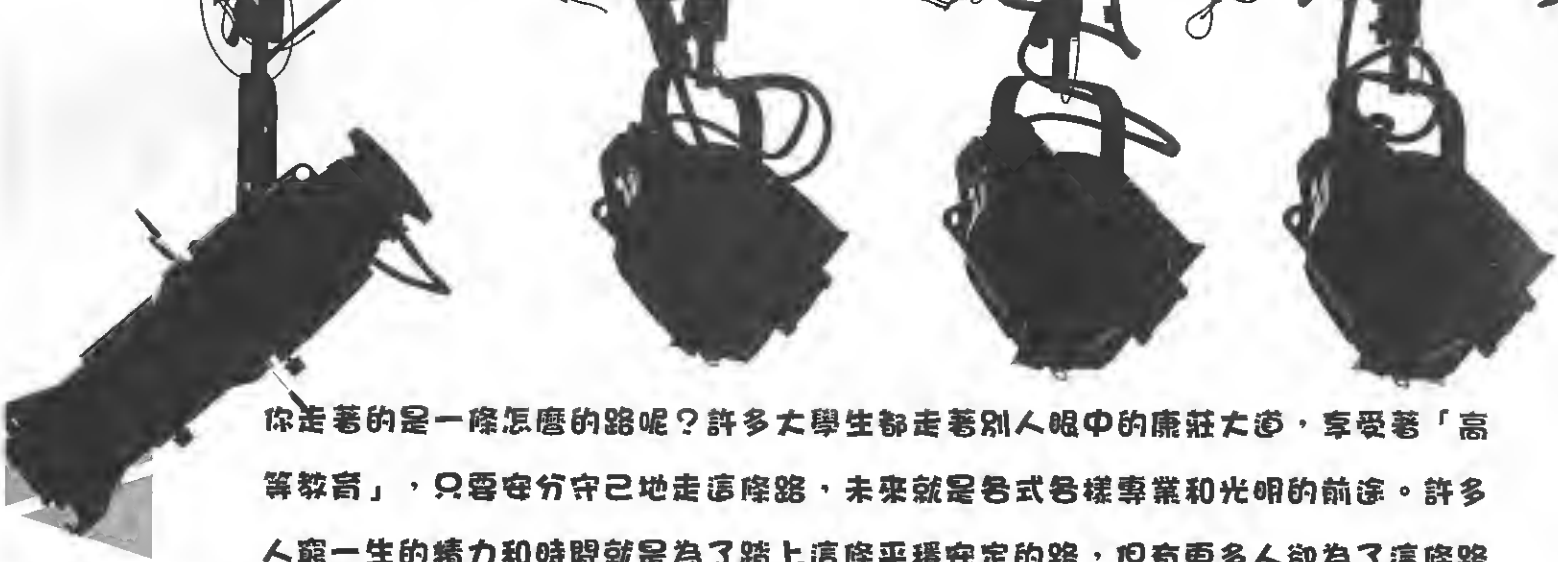
你放手了 我不放

電影自
謝冠璇
《《窗外生枝》》


千夫所責也不放
不愛看的不要看
我的信仰 我會護航

我在走我乘
楊秉基
的路





你走著的是一條怎麼的路呢？許多大學生都走著別人眼中的康莊大道，享受著「高等教育」，只要安分守己地走這條路，未來就是各式各樣專業和光明的前途。許多人窮一生的精力和時間就是為了踏上這條平穩安定的路，但更多人卻為了這條路放棄了理想，只是盲目地跟著父母長輩走、跟著社會潮流走、跟著別人認為是對的、為你準備好的路走。你又是否這條路上的其中一個路人呢？



楊秉基(Banky Yueng)，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編劇系，現為西洋菜街劇團「好戲量」創團藝術總監，亦是教育署學校戲劇節評判之一。其作品包括《吉蒂死人頭》、《駒歌》、《陰質教育》等。和你我一樣，Banky都曾經為了高考而廢寢忘餐，把這考試當作決定往後人生的重要關口，可是經歷了三次高考，終於考上了大學後，他卻毅然放棄了那一紙畢業證書，決心踏上理想之路，即使要賠上大量金錢、時間和精力；即使路上得不到太多人的支持；即使前路並不明確，但他仍在堅持，走自己走著這條由他自己獨個走出來的戲劇之路。

放棄學位，執著理想

「只是決定不去考一個試罷了。」Banky說起來輕描淡寫，但誰都知道這絕對是個足以影響一生的決定。三次高考後，Banky終於考上香港理工大學，一嚐當大學生的心願，完成了父母和社會的期望。大學三年間，所有有關錄像、戲劇、創作等的活動他全都參加，這些時間變成了他每天最期待的時刻。其間他亦遇上了一位對他的戲劇生涯影響深遠的啟蒙老師莫昭如先生，三年不斷的接觸使Banky更清楚自己的理想，認清自己的方向。就在Banky三年級畢業考試時，香港演藝學院接受了他的入學申請，為了迫使自己專心一致於戲劇，他缺席了那考試，放棄了大學生的名銜，堅決不因為自己留下一條「後路」、一個「水泡」。在別人眼中Banky可能是個衝動、有勇無謀的人，但這股幹勁卻叫他更執著自己的理想。





然而有熱誠、有幹勁仍要面對冷酷的現實

戲劇在香港從來都不是主流娛樂，市場本身已經不大，現在正值全球金融海嘯，還有多少人會願意付上百多元看一齣戲劇？「好戲量」是個自資的小劇團，獲得的政府資助不多，團員都是因為興趣而加入，並沒有薪金的，和Banky一樣，支持他們的就只有一腔熱誠。

資金是「好戲量」的一大難題。排練及表演場地、服裝、道具、佈景、宣傳通通都要支出，沒有錢怎維持劇團的運作呢？市場狹窄再加上市道不景，對Banky來說是雪上加霜。雖然他的家人一直十分支持他，但他對於不能和別人一樣每月給家用仍耿耿於懷；而且直到現在他仍沒有告訴父母自己並沒有完成大學學位，所以家人現在定期都會問他為何還未拍畢業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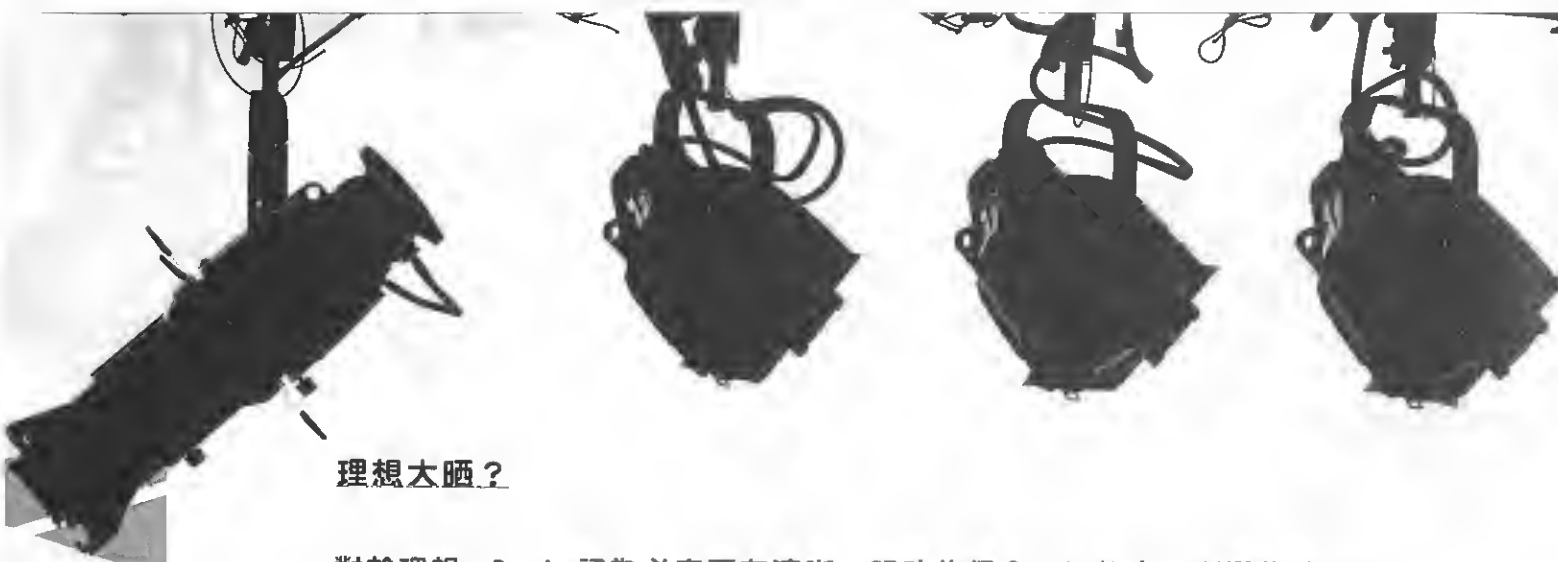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他的理想亦得不到很多人的認同。為了表達對政府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政策的不滿，他們於旺角西洋菜街辦了「西九龍文娛藝術街」，把「隱形劇場」及「民眾戲劇」介紹給香港市民，希望能拉近民眾與戲劇的距離。但這卻引起了某些網民不滿，他們於facebook組織「趕好戲量出旺角」聯盟，這嚴重影響「好戲量」門票銷售量。最令Banky痛心的卻其中某些盟友是戲劇界的成員，他們不認同Banky那比較非主流的風格，因此紛紛加入那聯盟，希望藉著群眾壓力迫使他屈服。這件事破壞了「好戲量」在戲劇界以至本港的聲譽，但Banky卻認為這也可以看成是一次機會。正因為危險所以才引起他有新的想法，有另一番體會與經驗。

「戲劇源於生活」，「戲劇可以改變生活」

路這麼窄，反對聲音這麼多，為什麼Banky仍然堅持走下去呢？他首次接觸戲劇是在一九九六年屯門區藝術發展計劃，他發現原來藝術創作那種天馬行空、無所限制的感覺就是他一直以來所追求的東西，於是他便不斷看更多、想更多。後來他希望把戲劇更普及化，讓更多人能接觸戲劇、欣賞戲劇，於是便在旺角試行「民眾戲劇」，實現

「theater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路人就是觀眾，同時他們亦是演員，可以親身參與其中，稱為觀演員（spec-actor），這樣可以增強雙方的交流從而使大家更投入劇中。「戲劇源於生活」及「戲劇可以改變生活」的想法成了他創作時的要旨，Banky亦希望透過作品反映或批判社會狀況，引起觀眾反思，改變現在不好的地方，這就是Banky口中的「論壇劇場」。好像「西九龍文娛藝術街」就是一例。因為他們不滿意政府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政策，厭倦了政府空有計劃卻沒有實際行動的處事方式，於是便著手把理想實踐出來。





理想太晒？

對於理想，Banky認為必定要有清晰、明確的信念，了解自己所選的路，堅持下去才會成功。只有自己走下去，我們才可以走出屬於自己的路、才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認清自己的身份。Banky眼中Y世代就是一群自己在走自己的路的人，可能他們沒有太高的地位和太多的權力，他們有的只是別人眼中那些「不切實際」的理想。正因為他們沒有包袱，才能夠按自己的理想而行，開拓更多、發現更多，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後記

訪問途中，Banky問我們對香港的劇團有多少認識，我們從沒想過他會有如此一問，措手不及下只能答出「香港話劇團」這些較為人熟悉的劇團，Banky聞言後，便道出了「好戲量」與「香港話劇團」在資金、形式和製作上的分別，為何後者會較為人熟悉，而類似前者的小劇團則會較為陌生，甚至名不經傳，可見在香港經營一個劇團是如斯的困難。

我們意識到這類劇團未必為人人可接受，但我們欣賞的卻是Banky對戲劇的熱誠和執著。今日的Y世代，沒有很重的家庭負擔，眼前有許多的路供我們選擇，我們絕對有權選擇平凡的過或兜圈的走。



記者：Winnie, Donald, Winky

撰文：Winky

攝影：Winky

圖片來源：好戲量官方網頁 www.fmtf.net

你又會如何走你的路呢？

Y世代的黑暗面

Michael

聽到「Y世代」這個名詞，大家不點然就會想到現今的年青人，而當中大家最先聯想到的，亦是一群我行我素、不理後果的壞分子，好像我們不知不覺間已經對Y世代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但其實被命名為「Y世代」的這一堆年青人又是否真的一無是處，只有坐吃山空的份兒？

無可否認，Y世代確實有很多為人所病的地方，而他們的行為很多時候都不為上一代的人所接受。例如，Y世代很多都有一種崇尚物質傾向，他們對於各種名牌產物如數家珍，甚至以名牌物品來建立個人自信，將各種名牌產物視為身份象徵之一。這扭曲了很多年青人對用錢的概念，甚至形成一種拜金主義。為了滿足物慾，很多年青人不惜以身犯險，以各種匪夷所思的方法來獲得快錢。社會上有多少少女為了名牌手袋而不惜出賣身體來從事援助交際這種勾當？東方日報早前就報導了現今有不少少女因為家庭經濟欠佳，追求物質享受等原因而提供性服務。社會上又有多少年輕人為了各種潮流玩意而不惜冒險出售毒品，盜版光碟？星島日報日前就報導有學生因為想「搵快錢」而不惜冒險販運毒品，當中 youngest 的更只有十三歲。不過，又有誰可以怪罪於他們？現今資本主義過度膨脹，消費被過度鼓吹，社會上形成了物質主義，而未經歷過戰亂及戰後百業蕭條的境況的Y世代，更不知用錢的尺度。於是，他們便被物質主義深深地影響著，這也對他們的價值觀造成不少的壞影響。

另一方面，Y世代也被人形容為自我中心，不安分守己。Y世代因為從小享受父母的寵愛和重視，因而發展出較強的自我價值觀。而他們亦把這種價值觀帶到職場上，期望公司重視他們的存在價值。所以當他們發現自己的理念與公司的企業文化有所不同時，或他們自覺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時，則會選擇另謀高就，期望能用行動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不過，這也使他們被上一代斥責為不腳踏實地工作，也被形容為容易放棄和不深思熟慮。不過，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自我價值真的是錯嗎？如果在還有青春的時候不趁機多作不同的嘗試，那更待何時？從另一方面看，Y世代也可以被說成是勇於追求自己理想的一代人，他們勇於嘗試、創新，這也未嘗不是一種優點。

Y世代雖被社會形容得百無一是，好像一代不如一代，但其實社會正在不停變遷，也許他們除了有被我們看到的那些黑暗面之外，也有他們的特質去適應這個變幻無常的社會。

參考資料：
東方日報 (2008年6月30日)
(http://orientaldaily.on.cc/archive/20080630/new/new_k1cnt.html)
星島日報 (2009年1月11日)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110/3/a5i7.html>)
朱凱欣「剖析Y世代」讀者文摘 (2007年11月)
(http://www.readersdigest.com.hk/rd/rdhtml/ce/magazine/mag_content.jsp?cid=48)

Society is Changing (In the workplace)

Stephanie

The term "Generation Y" has been used to describe the cohort born between the late seventies and the eighties, which is the generation after the so-called Generation X. This emerged cohort gave rise to various effects on today's society and we can look into some of the social phenomena in the workplace brought about by it.

According to a research by the Economist on the request of a manpower resource company Stepstone, talents below 30 years of age on average only stay working in the same company for 1.1 years. This reflects the relatively increasing occupational mobility than the last Generation. The generation has a wealthier background in general, having basic needs being more satisfied, and the income level is being a less urgent matter as compared as the past. Besides, there are relatively more choices of jobs and more job opportunities, so people have fewer considerations when it comes to quitting jobs, and so some large entrepreneurs start to adjust the strategies in staff employment to suit the changing attitudes of the Generation Y so as to recruit and retain the elites among graduates.

Proctor & Gamble, a leading health care company, is currently employing such strategies, where they emphasize not only the rewarding income, but also flexible office hours and welfare benefits which include 1-year-long family vacation leave and 3-month-long paid leave. The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Madalyn Brooks of Proctor & Gamble points out that last generation often see work 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life, yet, more and more graduates come from wealthy families who look for a balance in work and life, long vacations and the work in a responsible corporate. Other companies also provide medical welfare and housing benefits to attract staff. They also work on providing jobs of good future prospects and those which allow employee to be exposed to varied opportunities.

The Generation Y tends to look for jobs with a nature that is more challenging and less routine. A gener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Generation Y is that they "live to work" rather than "work to live" they look for excitement in life and so prefer less routine jobs. Their wealth statuses are more stable than last generation and so worry less about their income level instead, they are looking for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the intrinsic value of work in their mind. Some companies also provide flexible office hours. The Generation Y do not like being bounded by traditions and rules, instead they question the necessity of traditional practices before choosing whether or not to follow. They emphasize on the expression of creativity and inspiration in their jobs, so they desire not to be strictly restricted by time and space. In fact this also brings about the emerging SOHO concept, 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where they can access work at home. Changes in the nature of job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ever-changing style of communication, mostly as a result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where meetings and discussions can be done through the Internet, using online conferences, e-forums, e-blogs and other media. This type of meetings is not limited by time and geographical space.

In fact, our socie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personal development of Generation Y. With the change on attitude of the boss towards their young employees, Generation Y has been given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work flexibly. I hope they can still be thanksgiving, while facing difficulties and failure.

Reference:

Hong Kong Connection <http://www3.webshare.cc/v/20362>
Ming Pao <http://hk.business.yahoo.com/o8o6o1/216/2uzk2.html>

面對金融海嘯……

David

金融海嘯殺到，年青人的前途又成話題。其實不論經濟環境如何，Y世代所面對的問題都是一樣，困難的經濟環境，對Y世代的影響就只是把他們一向潛在的問題暴露出來：經濟好景的時候，Y世代就像一班沒有穿泳衣的泳客在深水嬉戲，樂也融融，然而經濟一壞，潮水一退，這班未來社會「棟樑」就紛紛露餒，人人不知所措，你眼望我眼，真是情何以堪。

在台灣，當地人稱這班在八九十年代出生的Y世代為草莓族，意指他們在溫室長大，一搗就破，經不起挫折。有人把這現象歸咎於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的關係，亦有人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兒時生活環境太好，受到父母過分的寵愛所致。其實種種原因都有它們的根據。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之間的共通點：個個一臉天真幸福，愛抓著一班豬朋狗友擺V手勢影貼紙相，談話間不是你一句「超低能」，就是我一句「勁搞笑」。聚會間某一個忽然提起五年前發生的一樁新聞，一齣電影或音樂，便會為千夫所指，被譏為「老餅」，或「你求先所講既野暴露左你既年齡啦！」。

在這個年代出生的Y世代，得父母寵愛，在物質充裕的環境下成長，他們從小到大要什麼有什麼，「打擊」二字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字詞。也許，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要肩負起養家的責任，也沒有想過可能要為賺取多些薪金而從事不是自己興趣的工作。他們一向以來只是天真的過活，認為只要執著於理想，便可以在社會上創一番事業，但往後的日子將未必是這樣的。

金融海嘯殺到，這班Y世代會有怎樣的遭遇？他們可以怎樣？他們將會是社會的未來「棟樑」，他們卻經受不起挫折；他們自我中心，缺乏對社會的責任感和歷史的深度。在經濟倒退下，他們再不能想做便做，毫無經濟負擔，將來的路仍然很漫長，盼望屬於Y世代的你與我，在堅持自己理想的同時，面對著人生的第一個衝擊，不會被它嚇倒，反之，是反危為機。

後記

Winnie

別人批評Y世代浪費青春，不切實際，只懂尋覓所謂的理想，又或者想做便做，不顧後果。無疑，在社會上確實有很多任意妄為的年輕人，他們未經深思熟慮就作出決定，致使朋友家人擔心，但往往這些事情經傳媒炒作後，社會上便會認定今時今日的年輕人是一無事處，沒方向的。那麼，一群為理想而拼搏的Y世代呢，這些批評對他們又公平嗎？

儘管前面的路有多難行，或者受到多少批評也好，社會上仍有一群Y世代願意繞路走，走上一條較迂迴曲折的路，因為他們相信只要肯堅持自己的理想，繞路走可能會看到更多，體驗更多，這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呢！

Faculty Message

If you are...



**BSS Year 1 student
(08-09 intake through
JUPAS/Non-JUPAS)**



**BSS Year 2 student
(08-09 intake
through DAS)**

Complete **BOTH GC AND SI**

Complete **EITHER GC OR SI**

SI Requirement :

1 way:

1. FOSS0018 Social Innovation Internship [12C] (SI) (students may choose to join local or overseas internship)

Remarks:

Students taking FOSS0018 are required to take FOSS1004 Internship Workshop [0C]

GC Requirement :

3 ways:

1. FOSS0019 Global Citizenship Internship [12C] (GCI)
2. FOSS0020 Global Citizenship Summer Institute [12C] (GCSI) **OR**

Other overseas summer programme approved by the Faculty

3. 12 credits of exchange study*

(*Upon approval of the Facult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http://www.hku.hk/socsc/students/students.htm>)

When & How should I apply for SI?

Application period of SI programme for summer (Jun-Aug) is scheduled in February;

Application period of SI programme for term time (Oct-Apr) is scheduled in August.

Please look out for Faculty's emails regarding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can be done on the website of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http://www.hku.hk/socsc/si2/home.html>

When & How should I apply for GC?

For FOSS0019 is only offered in summer (Jun-Aug). Application period is same as SI programme.

For FOSS0020, the application period is usually scheduled in March

For other equivalent overseas exchange experience, please refer to the guidelines from the organizing parties, e.g., World Wide Exchange Programme of HKU

What if I need financial support?

Students may apply for the Serena Yang Award or other finance/scholarship schemes at HKU to get partial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global citizenship programme and social innovation internship.

Where should I go to if I still have questions?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please visit Ms. Carol Lau (SI affairs) or Ms. Mary Ho (GC affairs) at the Faculty office.

News! Civic Engagement Day

(Organized by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Limited, coordinated by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SU)

Wanna serve the community? Do seize your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the Social Scientists' sense of civic engagement and caring of our community,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Limited, will launch a Civic Engagement Day in March.

On the Civic Engagement Day you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serve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in the Noah's Ark at Ma Wan. Further details will be announced in late February.

Join us! Demonstrate your passion in serving our community!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event, feel free to visit our society room at RKL6111 or contact Kevin Chan at 9747 0242 for more information.

GLOBAL VISION PROGRAMME 2009 ●

Japanese Semester



Wine and Dine @ Megu

Thursday February 12

Sake Tasting

Monday March 2

**Dialogue with the
Consul General of Japan**

Tuesday March 10

Judo for Fun

Wednesday March 25

Special thanks to the Consulate-General of Japan in Hong Kong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ww.hku.hk/socsc/globalvision/japan

Enquiries: candyleu@hku.hk

教授專訪

楊森博士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師

社會工作者出身的楊森博士，在港大任教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師三十年，今期 VOICE 有幸邀請到楊森博士接受專訪，細說昔日在港大的校園生活和往後從事社會工作者的體驗。

記者：記 楊森博士：楊

記：Dr. Yeung, 請問你當時的大學生活是如何？

楊：其實我在港大讀書時正值學生運動蓬勃的時候，當時我參加了不少學生運動，例如要求政府將中文變成官方法定語言的運動。之後又有香港警司貪污潛逃回英國的事發生，很多大學生上街示威，後來政府便成立了廉政公署。我當時亦有到美國領事館請願，因為當時美國支持日本擁有釣魚台。而我在校內的參與亦不少，例如在大學二年級時當上了舍堂主席，當時我也極力鼓勵堂友和同學多關心社會，而在大學三年級時當上了香港大學學生會體育聯會主席，舉辦過四國運動大會。總之，我的大學生活是非常忙的。

記：那你最難忘的事是什麼？

楊：我當時參與的活動不少，也走過不少堂。最難忘的是有一次代表舍堂出戰足球比賽，比賽中我弄斷了左腳，要長時間休息。當其時的教授親自到宿舍找我，更帶了幾本書給我看，鼓勵我善用這段時間好好看書，之後又互相探討一些學術上的問題。那時我真的感動了，覺得自己那麼一個時常走堂的人竟然會有教授親自造訪，非常感激教授的心思，於是也勤力起來。

記：你為何會選讀社工？

楊：打從一開始我已想讀一些可以幫助到別人的科目，而社工除了使我掌握到一些理論性上的知識外，更可以學以致用。



記：你當時對於做社工有什麼期望？

楊：我發覺要幫助更多的人，其實要從改革社會方面著手。當時很多社工只是想著如何可以助人適應社會，但我認為改革社會會有更大效果，從改革中可以令到社會給更多機會予不同的人。

記：你何時開始教學生涯？

楊：我於1979年開始教書，而在開展教學生涯之前是從事社工行業。我於71至74年在香港大學讀書，雙主修社會學和社工。而在港大畢業後，我在觀塘做社工，但三年後我的老師有鑑於當時本地缺乏教學人才，他勸我做老師，訓練本地人才投身社會。於是，我去了英國讀社會政策碩士，79年回港做Tutor，之後更考取了博士學位，成為了一位講師。

記：你後來為何決定從政？

楊：我之前提及過希望可以透過改革社會提供更多機會給不同的人，而從政正可以給我這個機會。之後正值政治開放，我發覺參政可以更直接影響社會，而立法會入面可以辯論人權、民主和社會政策，於是我便決定參政了。



記：你覺得現在的學生運動與以前的學生運動有何分別呢？

楊：很難比較，因為時代不同。從前政治未開放，公民意識低，各家自掃門前雪，故當時有部份學生扮演著先鋒，反種族歧視，關心中國大陸和民主發展；但現在政治開放，政黨往往已為社會事務發聲，但這不代表現在的大學生對社會冷感，例如六四事件和爭取普選。至於形式也不同了，他們不一定要走上街頭，透過互聯網和投票已經能夠回應。

記：你覺得現在的社工前景如何呢？



楊：雖然經濟衰退，但政府為確保其認受性不受影響，社會服務的預算應該不會減少，而政府亦應該會繼續利用現有的資源去滿足市民的需要。從前社工的角色是一個帶領者，帶領市民關心社會，現在的社工會變為輔助市民在社會上發聲，但唯一不變的是，社工依然會協助市民適應社會，更重要的是改變社會，使社會更適合市民生活，不單是照顧有需要的人，更重要的是去研究現有的政策，揭示其不足的地方。

記：最後，你對現在大學生有什麼寄語？

楊：我認為同學應多培養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亦要有一種開放的思想，當然，同學對社會的關懷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同學將來會有很多機會將這些能力應用到社會中，不同行業的人都需要這些能力。學科的知識及理論是重要的，但是個人的素質例如人生觀、性格、思考能力等更為重要。我亦勸各位同學不要怕失敗，要勇於嘗試，趁著青春時有機會就去接觸不同的東西，從中學習更多，將來再貢獻社會。

Professor Interview

Professor Ying Chan

Director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re

The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re (JMSC) was founded in 1999, aimed at offering intern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fostering Asian voi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It is housed at the Eliot Hall, which was built in 1914.

At the end of January, we were glad to invite Professor Ying Chan, who is the department head of JMSC to be our guest for this interview. Through this interview, we hope to show you all more about the operation of this centre and the prospects of journalists.

Y: Professor Ying Chan J: Journalists

J: What is/are the feature(s) of JMSC, compared with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Y: First, the courses offered by JMSC are predominately taught in English and our professors ar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so as to well-equip students for all types of loc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Second, students have opportunities to intern outside Hong Kong. Third, our teaching approach is convergent media (融合媒體). We require students to have double major in

J: Will the curriculum be too general that students will not gain advantage in any specific field?

Y: No. As you can see from the career path of our graduates, they are working in different media, including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Some of the cases are surprising. For example, one of our fresh graduates is now working in Commercial Radio as a Beijing journalist and some of our graduates are even working in Reuters. Since we aim at training them as generalists, graduates are able to work outside journalism. A good example will be one of our graduates, Robin Pang, who is working in HSBC as a management



J: When will the interview of the summer internship be held?

Y: It will probably start after the Lunar New Year and year 2 and 3 students will be give higher priority.



J: What kinds of students will you select for an internship?

Y: First of all, they should be sensitive to news. Also, I will consider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personal qualities. For example, if he/she is better at Chinese writing, I will allocate him/her to a Chinese media. I will give them chance to work in different media throughout the three years. If some of the students work for a local Chinese media in their first year. I will then put them in international media in their second year so that they can be all-round trained. Another important quality is their personalities. Students should be responsible, eager to learn and open-minded. There was one student who resigned through sending SMS with his boss. We think it was ridiculous and irresponsible and will never accept our students doing so. On the other hand, some of our students worked in Commercial Radio in the winter break. They went to work at six in the morning and even in Christmas. We appreciate their tolerance and passion in journalism.

J: Besides the network connection of JMSC with other media, will JMSC help the students in other aspects during their internships?

Y: Certainly. We welcome any enquiries from students. Before the internship, we will meet the students for counseling. During the internship, students can send us e-mails should they encounter difficulties.

J: Why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approach is used for Principles of Journalism and the News Media (JMSC0101) this year?

Y: Students have been more active in lectures after using PBL approach. Case-study is more suitable for learning journalism because students have more channels to analyze news. Also, I noticed that students did better in projects rather than in exams. PBL exactly requires students to present their ideas.



J: What feedbacks did you receive from the evaluation of JMSC0101 in the first semester?

Y: Most of our students did quite well in this course. However, there was not enough time for students to flush ideas and present because of the packed schedule. Therefore, there will only be one PBL project while more guidance will be provided this semester so that students can follow easier.



J: Facing the 3-3-4 curriculum, will there be any changes regarding the syllabus of journalism?

Y: Our mission will basically be unchanged. We will strengthen the convergent media approach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yearly exchange programmes. Students will still be required to take double majors. Moreover, I think the number of places will not increase because small classes are more appropriate for skill-oriented courses, like TV, broadcasting and writing.

J: Lastly, what do you expect for a journalism student?

Y: We would love to talk with students so they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eek our advice from us. Every year, JMSC holds a multiple of events including talks and seminars, journalism students are especially encouraged to take part in.

P19

好書推介

David

今時今日，也許沒有幾人還記得香港曾經被一個「街」吃蛋撻，飲涼茶而一開特區高官做親民show之風氣的外交家領導過。不過，身為一個「街」生，實在應該看看我們的前校監，前港督彭定康在四年前寫的一本分析世界形勢的著作 *Not Quite the Diplomat: Home Truths about World Affairs*。

首先應介紹一下書名。此書的中文譯名為非一般外交家。然而當中的Not Quite，在英文卻並非解作非一般。看到此書的英文書名，不難想像到彭定康臉上掛著一絲睿智得意的微笑，舉起食指搖搖，對外界給他冠上外交家的稱頌而說一句「還未算得上是(Not Quite)。」當中那一份看破名利的氣派，誠非中文所能譯出。至於Home Truths的意思，就是指「逆耳的事實」。從這個字便可知道作者將會在此書盡訴一些會叫很多人不高興的真心話。然而，身為一個外交家，又怎能到處跟人說 Home Truths 呢？所以這就剛好呼應了Not Quite兩字，既然改不了要說逆耳真言，就當然算不上是一個稱職的外交家了。

Not Quite the Diplomat 其實是作者的半自傳式評論結集，共分十一章。頭三章主要講述作者的少年逸事，踏上政壇的經過。由第四章開始觸及國際時事。本書的第四章題為《跟尾狗還是拍擋？》(Poodle or Partner?)，主要分析由二次大戰至伊拉克戰爭大半個世紀間英國與美國所謂特別關係 (Special Relationship) 的轉變。作者認為這種關係落在雙方不同的領導人手上有不同的詮釋。字裡行間，不難看出他常以稱頌邱吉爾和戴卓爾夫人在任其間仍能對美國保持不卑不亢，來反諷貝理雅對小布殊的唯唯諾諾。結尾更毫不留情地指出貝理雅為自己對此特別關係的獨特理解所誤導致下台的收場 (a victim of his ow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第五章《從布魯塞爾到伊斯坦堡》(From Brussels to Istanbul)，作者把話題一轉，探討歐盟應如何應付愈來愈多國家申請加入的問題。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面對一個地理上位於歐洲的國家的申請，歐盟該基於那些原則來決定應否讓它成為會員國？是建基於申請國有沒有歐盟內的官員常常提到的歐洲感 (European feeling) 嗎？但甚麼才算是歐洲感呢？民主、自由、包容？那麼文化宗教上的差異呢？以土耳其這個國家為例，它的確擁有著西方國家的民主政制和價值，示範了伊斯蘭文化和民主的確可以共存，然而它至今卻仍未能成為會員國。作者認為土耳其的例子就正給了國際社會一個錯誤的訊息——難道因為宗教文化上的差別就是土耳其未能成歐盟一員的理由？那麼歐盟所強調的 *In varietate Concordia* (拉丁文，歐盟之格言，中譯為：「異中求同」) 又到那裡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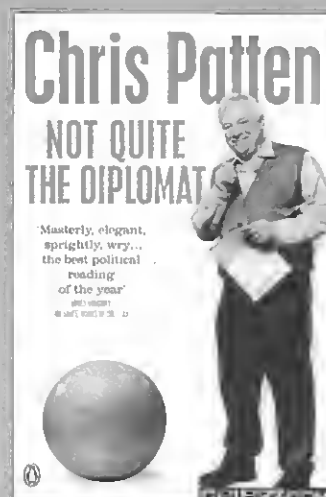
第六章《強勢的動詞，軟弱的名詞》(Strong Nouns, Weak Verbs)和第七章《鄰國的監視》(Neighborhood Watch) 繼續以歐盟為主線，總結其外交政策的成效。歐盟在維持世界和平，推廣民主人權方面究竟能做到多少呢？據作者擔任歐盟專員的經驗，他中肯地承認歐盟的外交力量確實能為部份飽受內戰，獨裁政權摧殘的歐洲以至其他國家提供人道援助和協助它們的重建工作。然而整體來說，歐盟的表現依然是停留在「講多過做」的階段，而且影響力亦遠遠不如美國。作者認為歐盟的影響力依然局限在區內。如經過近十年來發展和經驗，歐盟已經有能力為巴爾幹半島的國家提供全面的經濟，政治，及人道援助。但面對一些全球性的危機，如北韓核問題，歐盟以及中國，南韓，日本等地區強權的影響力和美國相比則依然相當有限。美國仍然在國際事務上佔著超然的地位——It is really only the Americans who matter——而這亦是接後兩章作者想要分析的議題。

我們都是亞洲的一份子，與其日日都聽著「咱們中國人出頭了」之類的民族主義言論，倒不如聽聽作者對亞洲崛起的觀察和忠告。其實，第十章的題目雖然為《同時，亞洲崛起》(Meanwhile, Asia Rises)，但作者主要還是探討中國的發展。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驚人，然而人權和民主發展依然停滯不前仍是不爭的事實。在這一章，作者極盡刻薄之能事。例如他以「當你從地獄回到人間，你回復當然令人印象深刻。」(When you bounce back from hell, the recovery all looks the more impressive.) 來形容中國自文革後的發展成就。雖然尖酸，但細想又的確是實情。幸好現在的憤青還不太懂英語，就算懂，也不見得會去看作者這個「千古罪人」(a sinner who should be condemned for thousands of generations)的著作，不然作者的人身安全就實在令人擔憂。作者認為讓中國負上恰如其分的國際責任是國際社會應付其崛起的首要之務，這亦應是西方社會讓中國融入其中的條件。同時作者又警告西方國家，不要以為能夠在中國投資就等如中了六合彩 (Investing in China is not like winning the lottery)。以中國共產政權和民族情緒的飄忽，中國絕對絕對有機會令西方投資者碰壁。尤其近年來中國民族主義又起波濤，要是又來多一次「文革」，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或許政治對不少人來說是一門沉悶的學問，甚至你也許會對上述的議題沒有甚麼興趣。但單看作者生動俏皮的文筆，深厚的英文功力，和令人忍俊不禁的外交逸事，亦足以令人手不釋卷。例如作者回憶在歐洲聯盟條約的一節會議間，一個平時愛喋喋不休的日本女部長發言時誤讀了一份與討論議題毫無關係的講稿，最後他的助手竟要在眾目睽睽下爬地氈走到女部長的腳下把正確的那一份講稿遞給他的上司，然後再爬回自己的位置 (Reversing on all fours to his seat)。而對於回歸前後中國官員對他一百八十度轉變的態度，作者亦不忘諷刺一番，描述他成為歐盟專員後一個中國官員對他刻意奉承：「這次我們該好好合作了。」，卻換來他的一句：「同意，但這正是我上次(回歸前)所想要做的事啊！」(Agreed, but that is what I would like to have been able to do last time!)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著作用了很多英國文化的典故，對英國文化認識不深的人未必會看得明白，但若能夠仔細推敲，倒不失為一件趣事，所以閱畢此書後不但可對環球事務有新的看法，新的了解，亦更能把這些典故運用於寫作上。對本書有興趣的同學，不妨到公共或大學圖書館借閱。

Detail of Book



Name:

Not Quite the Diplomat:
Home Truths about World Affairs

Author :

Chris Patten

Classification :

Social Sciences (Politics)

當你剛成為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學生的時候，有否想過為何要繳交一百四十元予一個毫不認識的學會呢？究竟三蛇是一個怎麼樣的組織？究竟三蛇可以為你做到什麼？以下將為你一一揭曉。

本會簡介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俗稱三蛇)是香港大學十大院會之一，會員人數高達一千人，是全校學會會員人數最多的學會之一。在必然會員制下，所有社會科學學院的學士生都成為必然會員，並需要繳交一百四十元的會費。這筆會費對三蛇而言極為重要，因為一切三蛇舉辦的活動、提供的福利及日常開支都是靠它而來的。

幹事會 (Executive Committee)

三蛇的幹事會由十四位幹事組成，本屆幹事包括主席Donald、內務副主席Kevin、外務副主席Patra、常務秘書Grace、財務秘書Stephanie、外務秘書阿邦、時事秘書Dayo、學術秘書David、出版秘書Winnie、宣傳秘書Michael、福利秘書阿正、康樂秘書Tiffany和體育秘書Maggie。

屬會 (Academic Societies)

三蛇轄下有四個附屬系會(香港大學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社會學學會、香港大學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心理學學會、香港大學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政治及公共行政學會和香港大學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會)及一個半附屬系會(香港大學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地理地質及考古學會)。

評議會 (Council)

三蛇設有評議會負責監察幹事會和屬會的工作，這亦是各組織及會員之間的溝通平台。評議會由來自不同界別的評議員(Councillor)組成，包括評議會主席、榮譽秘書、去屆評議員代表、社會科學學會所有幹事、各屬會三個代表及三名普選評議員(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lors)，他們均以會員利益為首要去討論學生事務。評議會原設有七個常設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包括學院事務、憲章複審、中央選舉、財政、學術、體育及迎新委員會。但學術委員會及體育委員會已經於去年最後一次的評議會會議內被刪除，由本年度開始生效，所以現時只有五個常設委員會。每個常設委員會都由學會幹事、不同屬會及普選評議員組成，它們各自有其年度計劃及財政預算。

本年度的普選評議員分別為陳志強同學(Kaizer Chan)(BSS Year 2)、何禮信同學(Fay Ho)(BSS Year 2)及楊健恆同學(Joseph Yeung)(G&L Year 2)。若你對本會有任何諮詢、意見或投訴，可致電60810953(Kaizer)、93470837(Fay)或61317723(Joseph)，致使你的意見可得以反映。更歡迎大家直接到三蛇會房與本會幹事多作交流。

三蛇架構

同學甲：身為三蛇的會員，交了一百四十大元的會員費後，我有什麼著數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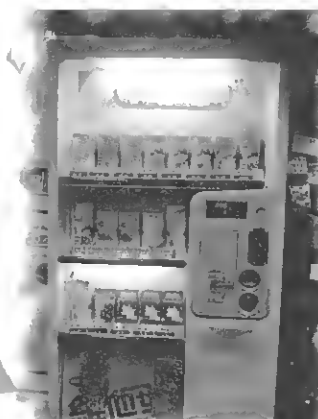
三蛇福利

三蛇Ex-Co：身為本會的會員當然能享有本會提供的福利！三蛇樓房是一個開放予會員休息，吃飯，聊天，影印，借閱報紙雜誌的地方。此外，樓房中更提供自助的廉價影印服務，並有各式各樣的會物和零食以優惠價供會員購買。

Refreshment Corner

部分貨品價格如下：

果粒橙	\$5.2
維他支裝水700 ml	\$1.5
茶字典	\$3.0
粟米湯薯片	\$3.0
媽咪麵	\$1.5



汽水機

Soc Produ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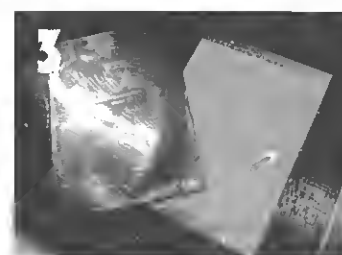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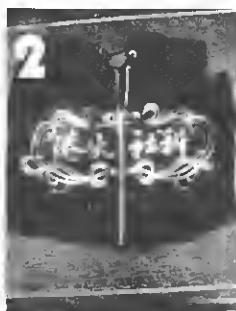
部分貨品價格如下：

Soc T:	\$30
Soc Polo (圖1):	\$38
Soc Jacket (圖2):	\$130
Soc電話繩:	\$10
Soc File (圖3):	\$1.2
Soc手摺(1GB)	\$40

Refreshment Corner



雜誌架 (報紙每日更新)



康樂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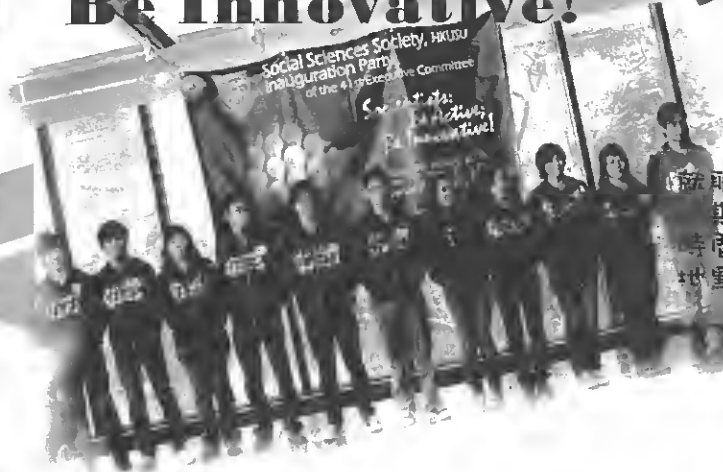


影印機：\$0.2 for first 80
\$0.16 for 80+

快來KKLG111的三蛇樓房享用大家的福利吧！
開放時間為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時四十分至
下午六時三十分

**Be Active,
Be Innovative!**

活動花絮



就職派對
日期：2009年1月19日
時間：1230-1400
地點：梁球鋸樓地下大堂



舊書買賣
日期：2009年1月21
2009年1月23日
地點：圖書館地下對出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關才貴先生、劉秀成教授和陳偉業議員擔任論壇的嘉賓



德·睇得·唔值得?(論壇)
日期：2009年2月3日
時間：1245-1400
地點：開心公園

女子足球初賽
日期：2009年2月12日



男子籃球初賽
日期：2009年2月9日

男子羽毛球初賽
日期：2009年2月10日

女子乒乓球初賽
日期：2009年2月13日



**INTER-FACULTY
SPORTS
COMPETITION**



男子壁球初賽
日期：2009年2月16日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二零零九社科節

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九日



二零六四



學運已死？

六四與我何干？

平反六四來幹麼？



Where is the pers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Hong Ko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recently become a buzz phrase when lay offs are becoming the norm. However the personal variation of this phrase is what each of us ought to think about.

On 20th December 2008, a man died at the doorstep of a medical centre. There was an understanding public disbelief for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is tragic event occurred. The son of a dying 56-year-old had sought help from the health centre's reception, whose clerk allegedly informed the son to call 999 himself. The ambulance arrived after 26 minutes when it was already too late. The pers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at each of us ought to embody seems to be waning at a time when it is most needed.

This tragedy may be an isolated case.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many times when this kind of indifference happens in other situations. We repeatedly hear the phrases, "I don't know," "I can't do it," "it's not my job," "There is nothing I can do," "I'm just following orders," and so on. These may be considered legitimate answers but their common usage reflects a lack of strong pers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at is disturbing.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crisis in pers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Arguably, a more profound cause is the education system that promotes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acquire money. After all we have been told that problems that can be solved with money are not problems.

This education system encourages the old idiom, 'every man for himself'. This guiding principle seems to be the only viable alternative to acquiring money according to the way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structured. For instance, the grading system, i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explicitly encourages competition. Good grades are in short supply given the curve system, therefore, it is not in students best interest to be cooperative when studying for an exam.

Hong Kong's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but does society's demand 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justify the costs on our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Perhaps a more important question to ponder about is: do cooperation and compassion have to be compromised for the pursuit of good grades, and by implication money?

It seems that by selfishly pursuing the apparent solution to all our problems we are creating worse problems. Money is not the root of all evil, but it is our desire to acquire it by any means necessary that leads to ignoring that we are not alone in the world.

The man who may not have survived would a doctor had rushed to attend him immediately when his son called for help. But at least it would have left us with a sense of tranquility having tried our best rather than a feeling of rage for the insensibility of the system that we have been conditioned to grow up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cannot be drastically altered but each of us can certainly reflect on ways in which our pers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n benefit those around us.

*Sebastian Castaneda
BSS (year 3)
Major in Psychology
Minor i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作為社科學生……

除了運用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人類行為之外，亦要真正做到了了解社會現況。空有理論在手，而沒走出象牙塔、冷氣房的決心和承擔，縱然讀萬卷書，亦未見得可以有用武之地。

二月初與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社會學學會的莊友到天水圍作社區探訪，大家本來不認為此舉對社會學有甚麼關連，但回來以後卻有一番體會。我發覺讀社會學，甚至其他社會科學的學科，也不應囿於課室之內。相信大部份學生對天水圍的認識，只限於是悲情城市、貧窮和充滿不安的地方。這除了反映社會「典型化」(stereotyping)的威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與平民大眾對天水圍的了解不足有關，於是大眾都樂於接受這個典型的印象。大家可知道天水圍有南、北之分，而當中又以天水圍北的經濟及治安情況較差。天水圍除了被理解為本地人及內地新移民的集中地外，實際上也有很多南亞裔家庭在那裏落地生根，他們與本地人社區產生了不少互動交流。而且，他們的生活情況和經濟情況，亦絕不能一概而論。在探訪家庭時，我們亦發現他們的家境其中也有不少是屬於頗富足的。

這種說法並不是說天水圍不需要我們的幫助，事實上由於政府當年八萬五的政策失誤——為了興建更多的樓房，把天水圍設計成現今嚴重擠迫的住宅區，大量同式同款(homogeneous)的公屋及居屋林立於天水圍，不單使社區欠缺特色，更甚是使居民缺乏休憩空間，使他們的生活質素大受影響。八萬五政策的決定與執行之間的Political Lag，除了使樓價大跌外，亦因為欠缺周詳的土地規劃致使天水圍的社會問題特別嚴重。

另一方面，那裏的一些志願機構幫助失業青少年的方法，並不是直接提供金錢資助，而是透過社會企業的形式聘請一些低學歷及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少年，使他們一方面可以賺取金錢，另一方面又可吸取工作經驗，使他們日後找工作更為方便，實乃一兩全其美的妙計，而這亦反映了非政府組織如何能以靈活的手法去幫助青少年，反觀，政府只依靠綜援及有限度的工作培訓，這是不足以完全發揮出其穩定社會的功能。

作為社會科學學院學生，課堂及課本無疑為我提供了解構社會，改進社會的利器工具。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社工及社政、地理學的理論都可以使我們從不同角度更深入了解社會上發生的事。然而，只顧捨本逐末，為讀書而讀書，對世事毫無認識，豈非使所學無用武之地。少談理論，做好研究，多了解社會之事，偶而一行萬里路，是筆者認為社科學生應為之事。

校園政治

儘管香港大學學生會自成立至今一直在社會上打著民主的大旗，但其評議會的組成卻未能滿足監察中央幹事會需求，學生會的憲章亦沒有列出此項功能，究竟這樣的學生會能夠真正代表港大學生爭取民主嗎？

什麼是評議會？

由於中央幹事會的英文名稱「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所以有很多人都會把此機關理解為學生會的行政機關，而評議會則被理解為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若果在三權分立的情況下，評議會和幹事會的權力應該互相制衡。學生會的這一套卻比較特別，幹事會只是評議會轄下的一個機關，而所有中央幹事亦同時是評議會的評議員，亦即是說評議會其實是集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權於一身的架構。這麼大權力的一個架構是由什麼人組成？

就如剛才所說，評議會的組成有中央幹事會、體育聯會代表兩名、文化聯會代表兩名、學社聯會代表兩名、每個舍堂的代表各一名、每個院會的代表各一名、學苑及校園電視代表各一名、去屆會長、普選評議員五名以及一般不會行使投票權的評議會主席和沒有投票權的榮譽秘書。的確，除了去屆會長，會長及榮譽秘書，其他代表都是有民意基礎的，但各院會代表民意基礎只有院會會員，各舍堂代表民意基礎亦只有各舍堂堂友，真正有全校學生民意基礎的其實只有五名普選評議員、學苑及校園電視的代表和中央幹事。在此看來，評議會其實比較像一個協商會議多於一個立法機關，其組成跟立法會的功能組別相當相似。在這個安排下，有住舍堂同學往往比沒有住舍堂的同學能夠投的票更多，這就好像立法會選舉一樣，功能界別的選民比其他選民多出一票，這跟學生會本身爭取雙普選的形象格格不入。

再說，如果有任何幹事會的人犯錯，評議會現在的彈劾機制有不信任動議及遺憾動議，當不信任動議通過的時候，幹事理論上是需要自動辭職的，但在這樣組成的評議會，幹事會卻有能力在評議會投反對票，防止自己被彈劾，這合理嗎？

評議會的功能

在現在的學生會憲章中，評議會的作用有兩項，分別是代表本校學生的利益和作為學生與大學之間溝通的橋樑，這兩項作用跟幹事會本身的工作其實已經十分相似，如果評議會真的只有這兩個功能的話，那麼它真的跟一個中央幹事與各方代表協商的會議沒有甚麼分別。

要讓評議會達到民主，我認為最起碼要有基本的權力制衡。幹事會應該先退出，再解決其他評議會成員代表性的問題，當行政的成員也包括在內，那怎樣能夠達到對他們的監察？試想想當立法會要通過對某位高官發出遺憾動議，但那名高官竟然可以投票反對，這根本有違常理。

學生會要自命民主，就應該先推動評議會民主化和提高自身的透明度。現在學生們對校園政治興趣不大，因為學生會透明度不高，學生會其實好像在已經在進行對評議會的改革，但卻完全收不到學生會的監察，就連他們的網頁上也找不到，自己榜樣也未做好，如何為香港爭取民主？

羅紀恒

社會科學二年級

Y世代，甚麼也擁有，卻甚麼也沒有的一代

Y世代，即我們這一代的人，彷彿擁有了一切。不用制水、不用憂柴憂米、有書讀、有機打、有網上、有K唱，彷彿生活的一切都不缺。不單只生活的基本需要，甚至連奢侈的娛樂也多不勝數。然而，除此之外，我們卻甚麼都沒有，連最基本的也沒有。我們沒有理想、沒有夢、沒有奮鬥的理由、沒有生存的意義。

我們這一代的富有，建基於我們的上一代：X世代。他們是飽歷風霜和風浪的一代，他們經過了六七暴動、工業化、多次經濟轉型、制水、祖國改革開放、股災、六四事件等風風雨雨。那年代，生活不富足、社會不穩定，很多今天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例如食水，當天也是沒有的。然而，那年代的人卻比我幸福。因為，他們心中有夢，他們有很強烈的慾望，希望生活變得美滿、希望家人能夠幸福、希望香港能夠繁榮安定。憑幹勁、憑堅持，他們從零開始建設了整個香港。他們也成功實現了自己的理想，為自己建立了理想的生活和一個安居樂業的家。他們幹的每一件事，也是有目標、有意義的。他們努力奮鬥，即使知道近乎不可能還是以大學為目標，希望出人頭地，令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更好。雖然很多落空的期望、很多痛苦的失望，他們最少卻擁有過奮鬥的理由。

再細想今天這一代。對我們來說，很多、很多也只是唾手可得。九年免費教育下，雖不是人人也能讀上大學，學歷的價值，卻比往日便宜很多。有政府的資助以及貸款，不用再為學費擔憂，加上學位的增加，只要肯努力，大學再不是遙不可及的夢。生活富足了，一日三餐再不成問題，我們還能站在十字路口為究竟吃放提、火窩、牛扒還是韓燒煩惱一番。我們能上網、打機、睇戲、唱K、到網吧、落吧劈酒、飲夜茶，一天廿四小時也不夠用，不像往日般只能回家看「歡樂今宵」。然而，在這甚麼也有的生活環境下，我們漸漸失去了可追求的事物、可朝著奮鬥的目標。我們有很多娛樂，也很愛娛樂，也許是因為我們完全沒有方向、渾渾噩噩，已擁有了一切，根本不知道還有甚麼理由要生活在世界上。一天二十四小時多得令人困擾，而沒有目標的我們不能忍受那空虛，唯有以林林總總的娛樂把每天的時間表塞滿，麻醉自己、掩蓋自己的空虛和無力感。然而，當千金散盡、夜闌人靜、玩無可玩之時，躺在床上，那空虛感還是能乘虛而入，折騰著我們。

是否我過份偏激和悲觀？問問一天在網吧打機十四小時的青少年、夜夜在維園和海旁劈酒鬧事的邊青、一星期唱四天K的少男少女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你一生究竟想要些甚麼？」，相信在對方十秒沉默後，答案顯而易見。

沒有理想的生活是怎樣的？每天最大的工程就是在想找甚麼事做塞滿那天的時間表，那是甚麼感覺？每一天，究竟我們在幹甚麼？人類是很奇特的一個物種。其他飛禽走獸生存只出於本能，生存只為了繼續生存，沒有別的。人類卻不同，他們追求生存的意義、追求理想、追求成就。沒有了目標和理想，便會變成行屍走肉，不似人形。人類與其他物種不同，也許就是因為人類有「人生的意義」這發明。人類最大的痛苦並不是得不到所渴求的，而是連自己所渴求的是甚麼也不知道。擁有憧憬，即使知道遙不可及，依然擁有一個努力奮鬥的理由。然而，連自己的追求為何也不知道，根本連生存下去的理由也沒有，呼吸、走路、進食，也再沒意義。那種空虛和無力感否定了其他的所有感覺，其他情緒、快樂，也只是幻象。

Y世代，擁有一切物質和生活所需，卻沒有理想、沒有生活的意義。

Y世代，甚麼也擁有，卻甚麼也沒有。

梁奕璋

社會科學二年級



想過三爆四？咁就要o黎社科勁過節喇！

除o左切燒豬、勁過利是、勁過飯等傳統勁過活動，

今年仲有……

任篤唔髒的爆四波波、大步檻過過三地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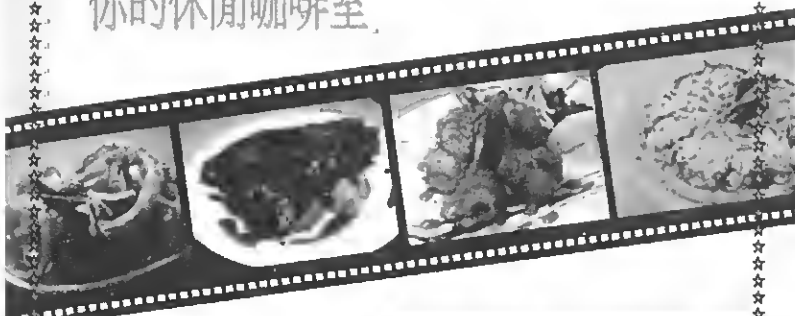
Lecturer同tutor齊齊祝你過三……

精彩活動源源不絕！

Soc Sci同學仔千祈唔好錯過呀！

香港大學學生會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四日
社會科學節
勁過三
爆四
堂
下
樓
球
梁

你的休閒咖啡室



地址 / Address:

中環皇后大道中 118 號 9 樓
9 Floor, 118 Queen's Road
Central, Central, HK

電話 / Tel: 2850 6700

電郵 / E-mail:

princesscafe@gmail.com

網頁 / Website:

www.princesscafe.com.hk

歡迎外賣 / 自取 / 包場



成功的指南針

NLP 身心語言程式學



- ☑ 你有壓力嗎?
- ☑ 要做 presentations 時緊張嗎?
- ☑ 見工、面試時會情緒不安嗎?
- ☑ 曾經因緊張而表現失準嗎?
- ☑ 希望提升自己的溝通力及應變能力嗎?

上述都是你關注的問題? 那麼..... **NLP** 這門被譽為本世紀最快速有效的實用行為心理學, 就是答案。現時職場中人正爭相學習以增加競爭力; 相信英明的你不會錯過吧!

本院提供有政府 CEF 資助的國際認可 **NLP** 課程, 亦會定期舉辦免費工作坊。詳情請致電 2960 1985 與 Jess Cheng 聯絡; 亦可瀏覽我們的

網頁: www.NLPpro.com



副級導師: 張國雄博士 (IANLP, NLP, ABNLP, ABH, TLTA 及 INLPA 的資深導師)

張博士原是一間 NLP 培訓人 Prof. John Grinder 及 Dr. Richard Bandler 認可的華人導師。更榮獲「劍橋教育學院」擔任為「客座教授」及「2006 亞洲十大企業培訓師之」最傑出 NLP 培訓師。簡單、實效與最具影響力的思維人物

P 專業培訓及策略有限公司 Email: info@nlppro.com
香港灣仔灣仔道 133 號星航資訊中心 29 樓全層

DaHoops

BASKETBALL CAFE



Burgers & Fries • Oven Baked Pizza • Nachos & Wings
Fresh Popcorn • Smoothies • Milk Shakes
Xbox System • Basketball Games • Private Parties
Team Meetings • Group Projects • Homework

BRING YOUR HKU CARD AND GET
10% DISCOUNT



11/F, Radiant Center
7 Cannon Street, CWB
dahoops.com | 6773-2090
Daily 15:00 - Late
銅鑼灣景隆街 7 號顯輝中心 11 樓 (總統戲院)

VOICE

號刊



*We are the 14
new faces!*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SU